

凍水記聞

涑水記聞卷九

宋 司馬光 撰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誼譁又詣衍第詬詈亂挾瓦礫詔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因罷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戶部郎吳奎爲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羣牧使初素與歐陽修數稱鈔本有富

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弼旣在相位素知開封府冀弼引己以登兩府旣不如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益州復還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鹵莽不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賄聞爲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

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爲姦利素悉奏

鈔本作奏悉

逐

之遠方于是京師盜賊累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補朝廷因而罷之

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卽日押出城忱故翰林

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慥俱有俊

鈔本無俊字

聲忱治春秋慥治易棄

先儒舊說務爲高奇以欺駭流俗其父甚奇之與人書曰天使忱

慥力扶周孔忱爲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秋無

褒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易喜傲忽人好

色嗜

鈔本有吏字

利不修操檢謫貶江淮間以口舌動搖監司及州縣得

其權力以侵刻細民江淮間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

京師弟慥掌永興安撫司機宜卒于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于娼

家會有告其販紗漏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

御史臺推鞠朝廷許之獄成以贖論仍衝替忱尙留京師御史中

丞王疇劾奏忱曰忱口談道義而身為沽販氣凌公卿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原本不疊廬州二字即鄉里也親舊多

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原本作戮從鈔同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此下言行錄接希仁始及第以親老待養不仕宣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閹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為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

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愠此人所難也一段與卷十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一條大同小異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輔初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

容貸原案曲阜改仙源在大中祥符五年至金太宗天會七年始復稱曲阜故此書與宋史孔道輔傳皆書仙源乃東都事略則云道輔知曲阜縣當是後人追改非南宋時原文附識

此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

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

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

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鈔本有意字明公雖不求福獨

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

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使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亦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郭后既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楊太后納女入宮太后許以爲后也已至掖庭將進御勾當御藥院閹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讀此何爲上曰汝何問焉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爲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是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誠是大臣家奴僕之官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爲后豈不愧見公卿大夫

原本作臣從鈔本改

也上遽命出之

孫器之云士良

言自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蹀

踐奉表納旌節告敕其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
創後魏之初基曩者臣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
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又曰臣父
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眞王之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
于割裂又曰稱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
以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羣情又迫事不
得已順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諡始文本武
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
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
常敦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患至
誠瀝懇仰俟帝俞

寶元二年六月壬午詔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除屬籍華戎
之人有能捕斬元昊者卽除靜難軍節度使仍賜錢穀銀絹元昊

所部之人能歸順者並等第推賞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牒北朝安撫司以趙元昊背叛河東緣邊點集兵馬慮北朝驚疑

寶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德用充武

寧軍節度使發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獻所居第以益芳林園詔

給其直八月庚辰朔或云壬午武寧節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于

馬商陳貴契約具在非折繼宣所賣詔德用除右千牛衛將軍徙

知隨州仍增置隨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折繼宣授諸衛將軍徙

知內地以其弟代之原案宋史王德用傳云有言德用市馬于府州者上其券乃市于商人言者猶不已又折御卿傳子惟忠知府州既卒以子繼宣嗣州事

寶元中繼宣坐苛虐黜為左監門衛將軍此條不著德用因人言降徙繼宣坐苛虐罷黜端委似傳寫有缺佚

寶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環慶路都部署司奏夏虜寇掠保安

軍及延州駐泊鈐轄六宅使盧守勲等將兵擊卻之各以功大小

受賞有差散直狄青最多超四資除殿直

癸酉雨水冰已卯昭遠受詔宰猗氏原案昭遠不著姓似上文有缺佚孔道輔卒于澶

州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國疲敝陰謀入寇朝廷聞之十月始修河北諸州城又籍民爲壯強以備之又籍陝西河東民爲鄉兵弓手時天下久承平忽聞點兵民情驚擾敕諭以今籍民兵止令守衛慮有不逞之徒妄相驚煽云官欲文面爲兵發之戍邊有爲此言者聽人告捕當以其家財充賞

原案此條十月上脫繫年據宋史慶歷元年十月修河北城池

二年正月契丹大發兵屯幽薊間先使其宣徽南院使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奉書入見已巳邊吏以聞朝廷爲之旰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假中書舍人充接伴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于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于斬頭願先

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吉率衆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女爲郭達夫人亦有明識達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幾何子孫皆有官公位望不輕胡爲多藏以敗名也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分練夫人密摘二將使去二將奔南唐將兵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二鈔本一作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六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

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惟章衛狀元及第其父亦八房子孫

繼五房耳

黃好
徽云

初周王將生詔選孕婦朱氏以備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視之曰

此兒豐盈亦有福相留宮中娛皇子皇子七歲薨真宗以其兒賜

內侍省都知楊

鈔本
作張

景宗爲養子名曰茂實及長累歷軍職至馬

軍副都指揮使有軍人繁用其父嘗爲張氏僕用幼聞父言茂實

生于宮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屬爲兄用冀幸恩賞卽爲表具言

其事于中衢邀茂實以表呈之茂實銜之以用屬開封府以用妄

言杖之配外州下軍然事遂流布衆庶謹然于是言事者請召用

還察

鈔本
作考

實詔以嘉慶院爲制獄案之

以下鈔本有案者言用素病心一時妄
言茂實不上聞擅流配之請案其罪詔

繁用配廣南牢歲所連及者皆
釋之三十九字其下另爲一條

至和元年八月嘉慶院制獄奏軍人繁用素

病心妄對張茂實陳牒稱

鈔本有
張字

茂實爲皇親案署茂實得狀當奏

擅送本衙取勘臺諫官劾茂實當上言而不以聞擅流配卒夫不

宜典兵馬

鈔本此下有茂實先已內不自安求出除寧遠衛節度使知諫院張擇

行錄問駁繁用非心病詔更驗定

鈔本此下有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其父先朝大閱也世傳先朝嘗以宮人賜之生茂實至

是有卒夫對張茂實言其事茂實杖而流之事遂流聞五十二字其下無繁用配廣南以下十四字有臺諫官勅茂實以下二十三字

繁用配廣南牢城

所連及者皆釋之茂實先已內不自安求出除寧遠軍節度使知

滁州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于兩府參知政

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監

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

凡鎬二字有所奏請多從中沮之

無之字言行錄同

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從

鈔本無從字言

行錄同

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

明鎬督

有諸字

將築距闌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

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

棄土于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中出秀等

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士二百命指揮使將之銜枚自穴

中入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曰

言行錄作白

軍中有病歎者數人

此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

言行

錄下之二字作外

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

言行錄登城者三字作之字

登城者不能

拒頗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鎗刺牛牛卻走踐賊賊遂潰

王則張巒卜吉與其黨

言行錄有皆字

突圍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

花幘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賊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

擒之巒吉死于亂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則于北京夏竦奏言所

獲賊魁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副于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

班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朝廷以延州堡塞多徒分兵力其遠不

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爲邊患大理寺丞僉署保大軍節度

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可通河

東運路北可扼虜要衡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土

鈔本作工

人告不可鑿衆以

爲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卽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錢凡過石數重水乃大發旣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爲內殿承制知城事

出希文所作墓志衆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兄之子世衡少尙氣節以蔭將作監主簿累遷太

子中含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

鈔本有不自執拘之五字言行錄同

使自凭闌立輒

上受箠

鈔本箠作杖其下有垂畢二字言行錄同垂畢上疊杖字

足或落輒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

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下

言行錄作入

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

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子志云

後通判鳳州知州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使詣闕訟寃而陰爲之內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

龍圖閣直學士李鉉奏雪其罪補

鈔本起

衛尉寺丞

墓志云

後知澠池

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臼匙筯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

大振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下令校

手搏

以上七字鈔本作衡令手搏四字言行錄作乃令縣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

傾城人隨往觀

鈔本作視之

鈔本有既至而不數五字下無世衡二字言行錄同

世衡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

搏衆欣然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如此類

此下言行錄另爲一條初至上有種

世衡三字

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

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

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

原本作亦從多言行錄改

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

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

有病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答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

言行

錄作家

得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

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

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衆云亦出墓志

洛苑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爲屬吏李戎以擅用官物諸不法事

訐訟以上言行錄作初种世衡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鈔本爲屬吏句與舊行錄同按驗言行錄有皆字有狀卿延言行錄有路字經

略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

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以上四字言行錄作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

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言行錄有也字下句也作矣今日爲公下淚也顧公云〇鈔本另有一條云李戎訟

世衡擅用官物奏劾公止其官奏世衡披荆棘謹守法庸吏耳移環州泣別子古上彥遠書除大興尉

慶歷二言行錄作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言行錄有知字環州言行

錄有字屬羌多懷貳原本及鈔本作二從言行錄改心密與元昊通公鈔本無公字言行錄同以世衡

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固言行錄無固字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

之有牛奴訛原本作牛努額者下同悉從鈔本改言行錄及宋史世衡本傳同素崛強未嘗出見州官聞言行

錄有世衡至乃來郊迎七字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

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
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尙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
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言行錄作了不疑吾言行錄作我耶率鈔本作帥言行錄同部
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出墓志

羌酋

鈔本作胡首

慕恩

言行錄作胡酋蘇囊恩

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

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于壁隙窺之慕恩竊與
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
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生羌歸
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復貳心世衡令諸族各置
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郭固云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
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詢得其機事以歸
衆乃知世衡用以爲間也衆云

環原之間屬羌

言行錄有字

明珠密臧康奴

原本作敏珠密臧康諾從鈔本改言行錄同

三種最大

素號橫猾撫之則

則字從言行錄補

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爲原州

患其北有二

原本作三下同從鈔本改言行錄同

川通于夏虜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

歷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

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未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

晝夜版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

種既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

月甲子卒屬羌朝夕聚哭柩前

言行錄作其柩

者數日青澗環州吏民

言行錄無民字

及屬羌皆畫像事之八子古

原本作詰下同悉從鈔本改宋史世衡本傳及言行錄同

診詠諮諤訢

訢字

從言行錄補

記誼

出墓志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間

言行錄

錄有召字

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拷

鈔本作考言行錄同

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

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